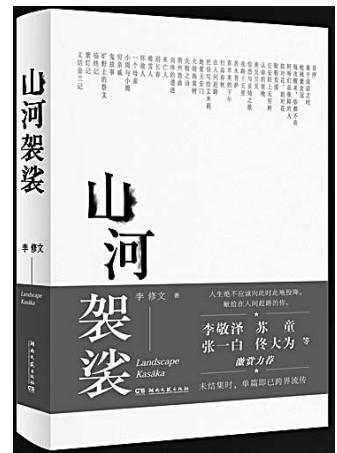


■新书导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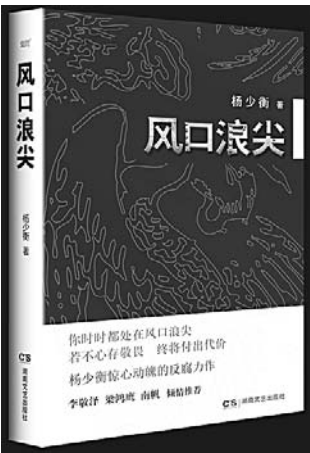
《追故乡的人》
熊培云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。百幅照片，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，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，更是对最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。一片草坡，一截石碑，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，折射了作者的探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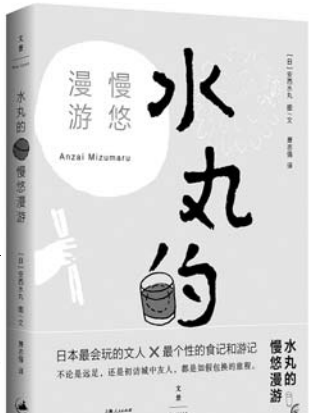
《山河袈裟》
李修文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以“情同此心”的情怀，讲述了一系列令人神伤的故事。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和情感，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。



《风口浪尖》
杨少衡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以抗击台风“海王”、“丝丽”为切入点，以虚构的沿海城市北岭的发展为背景，细腻讲述了以张子清、唐亚森、陈竞明等主人公在基层工作奋斗的斑斓故事。



《水丸的漫悠悠漫游》是村上春树御用插画家安西水丸的旅游日志和心情素描。日本文坛老饕笔下极具日式人文情调的食记和游记。村上春树说：“我那些配上水丸先生的画的文章，真是幸福的文章。”

精英分子S前辈。S是日本拔尖秀异的人才，我也处处得他启发、受益良多。此君颇具文士风范，是早期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。S前辈最常带我前往的酒肆，便是银座一丁目的“卯波”。“卯波”位于银座一丁目林荫路旁的小巷中，只有吧台及两间大约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，小巧玲珑。S带领前往几次之后，我开始只身前往，渐渐地知道这里的妈妈桑就是名俳句诗人铃木真砂女。

后来读到真砂女小姐的俳句诗集（《铃木真砂女句集》），其中许多描写我童年时期住过的外房风景，令人回味。我到“卯波”几乎都会先点竹莴鱼碎肉烤卷及和式烧卖，并从啤酒开始干杯。这两道菜都是“卯波”招牌菜。穿着和服、个头小小的妈妈桑虽已年过八十，仍精神奕奕地招呼内外。或许是出生与教养俱佳，妈妈桑的笑容有难以形容的魅力，也因此，我三不五时总往银座跑。

《水丸的漫悠悠漫游》
安西水丸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

□ 禾刀

系列社会危机。两位作者之所以将研究重点放在亚洲，是因为从人口数量上看，亚洲的光棍现象相对更为突出，危机现象更为严重。

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印两国虽然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光棍现象，但似乎又都各有各的“个性”原因。印度的光棍现象更多归因于宗教的影响，其次则是世俗的偏见。而在中国，虽然专家们否定了网上关于“中国光棍危机2020年或全面爆发”的言论，但相信许多人能真切地感受到，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几乎每天都在身边上演——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以及那些不知名的陌生者，表面上许多人都在讲生儿生女都一样，现实又往往给我们以这样的常识：生儿依然是一个高概率现象。当无数偶然汇聚成一个大概率现象时，显然不可能再是“偶然”二字便可简单解释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如果这种趋势未来仍旧不能得到根本性扭转，今天人

们越是绞尽脑汁生儿子，未来就可能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光棍危机。

提起中国的光棍现象，很多人可能会立即归结于重男轻女的传统。实际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传统，即便是我们常说的那些传统，也往往是社会现实合理性长期存在形成的某种认知惯性，比如在中国历史上，男性往往占据更多社会资源，及至现在，社会养老体系不完善，尤其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，生儿养老被认为是现阶段最现实也最为有效的举措。

古今中外，权力阶层并非不知男女比例失衡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，为此还采取征兵、迁徙等举措，试图减缓因男女比例失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，但收效甚微，甚至形成连锁反应，引发其它严重的社会危机。

大多数人看到了光棍现象背后的种种社会危机，不过至少现在还没有医治这一重症的灵

丹妙药。

既然光棍现象的出现，与传统文化、宗教、社会保障、生育政策、就业等诸种因素有关，那么就不可能期望有什么药到病除的秘方。换言之，强化法律的规范意义无疑十分必要，但同时有必要从重男轻女的源头细加分析，比如传宗接代、社会养老体制缺失、就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，但再如何漫长，也有必要一步一步脚印，逐一破解。不要奢望有什么捷径坦途。历史表明，所谓的捷径，常常只是我们选择性忽略了捷径背后的其它危机，当这些危机逐渐累积直至爆发，往往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，比如本书反复提及的抢军危机。

《光棍危机》

瓦莱丽·M.赫德森 安德莉亚·M.邓波尔 著
中央编译出版社

伟岸胡杨

□ 张瑞云

此刻，大自然如此和谐，吸一口气，是清爽，是纯净；呼一口气，是放松，是升华。在中国的大西北，在一个边陲小镇，在这样的一片胡杨林里行走，即使一个早晨，便已胜过几个春秋，胜过无数时光。

资料上说，胡杨树可长到30米高。在额济纳，在轮台胡杨林公园，一二十米的胡杨树屡见不鲜。总有几棵被称为树王的胡杨，被人们系上红色飘带，有的飘带书写着人们的愿望。我不知道一棵十几米高的胡杨生长了多少年，经历了多少寒来暑往。有一些高大、枯死的胡杨主干上，会有一些疤痕，很像人的眼睛。假如它在观察，一定是在看云卷云舒、星斗转

许多人喜欢胡杨，多是因为它的伟岸和顽强，尤其是在秋天里，白云蓝天，一棵棵金黄金黄的胡杨树，千姿百态，既有阳刚之气，又有温柔之美。假如在河流岸边，倒影婆娑，美轮美奂，人在胡杨林里穿行，会有一种进入幻境、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

呼布达来镇的早晨，安静、清新。天刚放亮，我走进了一片高大、密集、茂盛的胡杨林。当晨曦透过胡杨林，洒在树叶、草地、野花上的时候，周边没有一点声音，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在这片静谧之地，看着这些高大伟岸的胡杨树，看着树下簇拥的红柳，还有不知名的红色植物，似乎还在夜晚的梦境里。此时

《喜剧作家》：眉头散不尽的悲哀

□ 胡艳丽

语言看似扑朔迷离，实则情感的隐线跳脱而出，那是一个男人情感的迷宫；《墨西哥城之夜》则是活脱脱地勾灭，把生活的伤口撕裂，在流血时还要强装镇静。本书的同名作品《喜剧作家》，则把三代人心灵的悲哀写到入魂入骨，混乱的思绪、错乱的意识、连挣扎都到无力的灵魂悲哀，几度令人窒息。最后一篇《世上的盐》则是梦幻、是温暖、是悲伤，是无法拥有的拥有，是孤独时代的人给自己心里留下的最后一抹无望的希望。

《喜剧作家》中的作家林荫，希望写一部生活的喜剧，但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哑剧、情景剧、悲剧的交集。与妻相对无言，任何的言语都无法继续，都会被轻蔑地嘲讽……他的研究生儿子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卜生，心里跳跃的是善恶、人性、纯洁、卑污，是茨威格、托尔斯泰，是生命、格局，亦或是宏大、精微，而他的妻子却只知道生个孩子拴住丈夫的心，却不知道“心一拴，就有了裂痕”……林荫的女儿，刚刚牵得情郎，新婚当天突然惊

他和她在同一屋檐下，却彼此隔着天涯海角的距离，这距离，时间不能飞越，语言不能弥合，眼神不能交融。他和她守着不同的悲哀，一起等待时光老去、年华老去，生命老去。这是止庵在中篇小说《喜剧作家》中写下的悲剧故事。

作者亦以此为题，命名他的首部小说集。这些结集入册的作品其共同点在于书写的都不是历经世事沉浮起落、生死离别的大悲，而是事关内心、事关情感，不足为外人道的最隐秘的悲哀与疼痛。

卓别林为悲剧穿上喜剧的外衣，让人笑着哭，在表面的欢乐背后留下无限的凄凉。止庵干脆连那件喜剧的外衣也脱去了，他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悲剧，而偏偏又贯以《喜剧作家》的书名，让那个一生想写喜剧，却将生活过成了悲剧的“喜剧作家”成为该书的“代言人”，其间巨大的反讽，就如同理想和现实的鸿沟。

书中，《姐儿俩》最是触目惊心，那是延续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悲剧的悲剧；《走向》

■速读

乐在酒醇、菜单吸引人

京都百万遍（地名）一家名叫“梁山泊”的料理店，我每次到京都一定前往光顾。中意那家店主要是因为酒香、鱼肥美。当然，还有许多好吃的菜色。

原本老饕最重视的就只有这些，但偏偏大多数料理店与居酒屋店主都想太多，忘了最简单的基本方面，反而拼命耍花哨，用天花乱坠的宣传语写菜单，酒的品位也奇差无比，只要有交情的酒商，就摆他们的酒。这不是存心敷衍酒客吗？

就我而言，即使料理再好吃，如果酒不醇、不搭配，还是食不下咽。讲得更极端，料理普通没关系，但不能没有当地上等好酒。

而能让我们的满意度达到98%的店家，我想就是距离四谷站十字路口不远，位于小吃街“新道路”的“都”吧！之所以知道这个好地方，还得感谢S社（出版社）的杂志副总编辑I先生。我一向佩服I先生那只对酒特别敏感、特别会闻香的鼻子，听到他盛赞“都”，就三步并做两步走，赶紧前往一探。

走到I先生描述的“新道路”，很快就进入一栋大楼，往里头走，差一点找不到招牌。找到隐蔽小店，颇有寻奇偶得的快感。或许这也是“都”的魅力之一。走进去看，左手柜台前八个位子，右手边四张半榻榻米座位，正房间里还有容得十五人的座席。相对于狭窄入口，没想到里面这么宽敞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“都”之令我开怀，不只是有适合下酒的菜肴，而且一整天都提供可口的关东煮。而关东煮蘸酱，特别是芥末辛辣刺鼻，也是一绝。然而更重要的，如果你是“日本清酒党”的忠贞党员，在这里绝对找得到效忠的对象。比如，我偏好的“梅锦”，吧台上随时可见。据说酒类进货操盘手是老板娘，显然她眼光不

日式人文情调的食记和游记

□ 文景 整理

差。这里的鱼料理随季节变化。但其中像鲑鱼、醋腌青花鱼，任何季节去吃都美味无比。另外还有堪称绝品的臭鱼干，以及别处罕见的腌白萝卜皮，都是让人口齿留香的下酒好菜。去过几次之后，我便常邀请画家谷野文子一同前往。这家店除了有她喜欢的日本酒之外，在此品尝美酒、畅谈绘画，也是我的最爱。

“苏丁的画，有一幅描写狂风吹拂时的风景。你知道吗？”

文子小姐总是这样打开话题。她口中的苏丁，乃是达陶宛出生，与当代画坛泰斗莫迪里阿尼交情颇深的法国画家。

“嗯，我有印象。画的标题就是‘风’，是吧？”

我赶紧抓住模糊的记忆，接了文子的话。酒过三巡的微醺，脑袋虽不灵光，却更有飘飘然之感。我喜欢。

“好像是吧。画中有一条小径，远处树木以狂扫笔触刷描，确像风呼呼吹响林梢之感。每次有强风的日子，我总会想起苏丁的这幅作品。”

文子小姐对绘画的感性描述，总像诗那么优美，而且直指核心，不输给任何评论家。此刻我静静地斟酒入喉。有时也会听得到邻座交谈，发现大多谈吐不俗。可见好店自能吸引高雅之士。

黄金水润喉之后，自然会想吃点什么，便取来菜单。在雅致菜单中搜寻美食，又是一乐。

歌随时代演变，时代随歌流转

当今这个时代，即使你再讨厌卡拉OK，有时还是得拿起麦克风唱个一两首。我虽是日本人，但没想到我们民族竟会如此热爱在人前高歌。唱歌这档事，生手原本就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献丑，然而时代演变，如今大街小巷都是卡拉OK。难道是演艺人员歌艺水平下降所致？

说起唱歌，个人也绝不讨厌，有时还会随便哼哼，小学时代更曾在汇报演出上独唱。但

小学时代的表演算不了数，长大的我压根儿不敢在人前一展歌喉。原因很简单，害羞是也，就像我也不敢当众跳迪斯科之类的舞。只要想象自己在人前跳舞、唱歌的驴样，就紧张得满头大汗。

卡拉OK，我一向敬而远之。首因是卡拉OK店中尽多硬要别人唱歌的家伙。

“喂，这次换你，唱吧！”

当众点名，躲也躲不掉。也许吧，都进卡拉OK了，死赖活赖不肯拿麦克风，岂不扫一座雅兴？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唱一曲。

被强迫总是不好的经验。打个比方好了，小弟我从孩童时期就喜欢画画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因此常想，如果世上有“画画酒吧”该有多好。也就是，同好在此喝酒，还可画画作乐。若真有此类酒吧，我定呼朋引伴前往，而且率先作图一张，然后高喊：

“哪，这次换你了。画吧！”

若是这种情况，不擅长作画的人就伤脑筋了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可见硬要别人唱歌的做法不甚妥当。

前两天，我又被朋友邀往六本木的“深棕色音乐酒吧”。有时我在别处畅饮，带着醉意来此续摊。虽然有不喜欢的卡拉OK，但这家酒吧的服务生年轻貌美，极具吸引力，妈妈桑邻爱子更有蛇蝎美人之姿，领班M小姐歌喉也不坏。我曾在M指点下，唱完北岛三郎的《北国渔场》，M就在旁边连敲两下膝盖帮我打节拍，我才继续唱“结冻的浪花”。

第一次带我前往“深棕色音乐酒吧”的，是在大学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森田安司。此君大我一岁，是同时代的人。他歌声优美，英语歌也不赖。

当时森田医生唱的是《随流流转》，此歌据说是清水实作词，利根一郎作曲，战后曾风靡一时。歌词描述战后黑市及街头流莺拉客的心酸。

又有一次，恰逢六月中旬，我在青山三丁

目的街角和森田医生不期而遇。当时已经晚上六点左右，彼此都没事，就相约前往寿司店喝了几杯，然后接连续了第二摊、第三摊，最后循例进入“深棕色音乐酒吧”。曲线玲珑的妈妈桑立刻迎上来，领我们入座。心情大好，我等立刻大干苏格兰威士忌。森田医生于是拿起麦克风，用英语高歌《田纳西华尔兹》，我则唱了一首三桥美智也的《夕阳鸢》，凭我的歌喉，唱三桥美智也的歌实在太糟蹋他的名声，但毕竟我会唱的歌不多，唯独这首歌中考考平时常耳闻。

有道是“歌随时代演变，时代随歌流转”（尽是些胡言乱语）。时代进化到人人非唱歌不可的地步，着实令我困扰。

银座小巷和俳句诗人妈妈桑

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。回想起来，大概是进大学之后吧。我的亲戚甚至有人经营酒庄（不过，我出生后不久就关了），由此可见小弟与酒相当有缘。但我的母亲却最讨厌人家喝酒，有时我家附近举行祭典，难免有人喝醉闯进来，母亲甚至会闭门逐客。我想大概是她近亲中曾出现酒鬼，才使她视酒如寇仇。结果也因为母亲这样，我家几乎没有有人喝酒。

唯一的例外是我。不过，倒也不是为了反抗家风或者标新立异，想喝酒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长大了自然想喝两杯，结果就变成好饮之人。人活着是否饮酒，二者须取其一，最好尽早作出决断。

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，就是目前位于筑地的D广告代理公司。D公司如今已成世界最大广告代理公司，公司氛围颇似大学运动社团，新旧员工辈分明，前辈对学弟学妹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学弟学妹则对前辈敬畏有加。

我一向不习惯运动社团这类气氛，但进D公司之后，还是常被前辈带去喝酒，而且每次都由前辈请客。

当时带领我走进酒国大观园的，乃是超级